

# 翻译目的论观照下的民族典籍英译研究

## ——以何德修编撰的《江格尔传奇》为例

萨如拉 刘 鹏

(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 834099)

**【摘要】**本文立足翻译目的论,依照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忠实性原则解析何德修先生编撰的《江格尔传奇》中翻译实例,进而推动民族典籍世界性发展,为后续民族典籍英译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以及中外跨文化交流产生积极意义。旨在弘扬与普及《江格尔》这部优秀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翻译;民族典籍;《江格尔传奇》;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萨如拉(1980-),女,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研究生,讲师,就职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方向:语言学、典籍翻译。刘鹏(2001-),男,汉族,内蒙古包头人,在校英语专业学生,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09-000238-03

### 0 引言

《江格尔》史诗是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的集大成者和宏伟著作,同时最为凸显的是它丰富充实的内容以及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英雄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人民根据真实的生活体验和经历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内涵和所体现的价值观对我们当今生活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带一路”的倡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江格尔》史诗的精神内涵正契合中亚丝绸之路建设内涵。其英译本的研究符合现实发展需求。本文深度解析英译作品研究,从目的论视角分析《江格尔传奇》的理论技巧,为推动民族典籍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 1 翻译目的论概述及内涵

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以翻译目的为出发点的翻译理论,其核心要义是要以译文读者为出发点,为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涵养和交际环境等因素考虑在先,从而达到翻译的效果。目的论所提倡的不是语言学理论所主张的等值概念,而是将这个概念应用于翻译实践的理论,等同于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翻译过程并非单纯的语言层面的转换行为,从目的论的观点来说,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中的方法和策略选择,目的论的出现使翻译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变,使翻译研究摆脱了语言学层面分析的拘束<sup>[1]</sup>。翻译目的论认为,译文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目的原则作为翻译目的论的首要原则,居于主导地位,是指译者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读期待效果,采取特定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在动态过程中形成符合译文接受者的目的语。连贯性原则是译文必须要通顺流畅,不会对译文的解读造成困扰或产生模棱两可的效果,生成易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的语言。忠实性原则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厘清“翻译”、“阐释”以及“改写”三者之间的区别,忠实于源语文本,不能简单地强调主观性的解读,而要把文本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中,忠实解读原文。这三条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都以目的原则为首要条

件<sup>[2]</sup>。

### 2 《江格尔传奇》文化内涵及其研究现状

《江格尔》作为蒙古族的口传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与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蒙古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卫拉特部民间艺人共同于13世纪左右创作完成《江格尔》。《江格尔》讲述江格尔汗率12位雄狮、32位虎将、6000多名勇士征战四方,抵抗入侵者,建立一个理想乐园的故事。结构独特,情节扣人心弦的英雄史诗,其中有数十部作品独立成篇,合成整体。史诗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对和平自由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体现了其崇尚英雄、热爱家园的美好品质。史诗《江格尔》对于我们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宝贵意义,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都对当今人们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江格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5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申报的江格尔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是值得我们欣慰是事情,从侧面也反映出江格尔的保护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的来说,《江格尔》是蒙古族长篇英雄史诗,它历史悠久、篇幅宏大、情节曲折、人物众多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江格尔》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遇到重重困扰,例如国民重视度低、“江格尔齐”(讲述江格尔故事的口传艺人)老龄化等问题<sup>[3]</sup>。其传承和创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主要节选自何德修先生编撰的《江格尔传奇》中文版及其英译版本,笔者重点关注第十一回:《暴君哈拉·肯尼斯的灭亡》,从而考究何德修先生在英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翻译目的论为指导,解构其英译作品中所展现的文化内涵。

### 3 翻译目的论视阈下的《江格尔传奇》英译本赏析

翻译目的论观点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遵循目的论三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本文将从以上三个原则为着手点,结合第十一回:《暴君哈拉·肯尼斯的灭亡》具体事例,对何德修先生所撰写的英译本《江格尔传奇》进行赏析。

#### 3.1 目的原则

目的原则作为首要原则,译者要遵循自身目的为出发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同时考虑译本接受者的需求,达到特定的翻译效果和目的。多数情况下,“目的”常指发挥译文的交际目的,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应根据其文化语境采取与之相应的翻译策略,来满足文化的交际与传播<sup>[4]</sup>。《江格尔传奇》由何德修先生所译,目的在于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普及《江格尔》。作为文化古国语言,中文具有凝练简洁的特征,一词多义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在英译过程中,要格外注意中英文之间在词汇层面的语义差别,达到理想的翻译目的。

例1. 纳仁·康斯奎是个占卜师,能知道过去四十九年发生的事情,预测未来四十九年的凶吉祸福。

译文: Narrin Tangsag was a seer who knew all events of the past forty nine years and could predict the fortune or misfortune in the coming forty nine.

占卜师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传统意象,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主要通过占卜并结合法式来趋吉避凶。中国古代称之为术士、方士,一般指的是依据占卜为人揭示过去未来。而英语文化背景中没有一一对应的意象,译者以译文接受者目的为出发点,采用“seer”(预言家;先知者)一词,巧妙地解决了不同文化背景之间形成的语义分歧,使读者能够清楚易懂的明白原文所表达的意义内涵。清楚地交代了纳仁·康斯奎的预判先知的能力。

古代中文的四字词组多以并列的形式出现,如“凶吉祸福”其中包含李四个层次的意象“凶”、“吉”、“祸”、“福”;而英文很难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词意,如生硬地直译,不免落入晦涩冗杂的情境之中,也很难使译文接受者快速地掌握原文所表达的含义,造成了解读困境。何德修先生以目的为原则,将“凶吉祸福”翻译为“the fortune or misfortune”,在清楚明了的表达基础之上,符合读者的文化背景与阅读接受度,完整地展现出原文所表达的内容。

例2. 话音刚落,刚愎自用的哈拉·肯尼斯顿时恼羞成怒,他一拍宝座,将他的占卜师骂了个狗血喷头,立刻要伯克·察干去将洪谷尔擒来。

译文: Before Narrin Tangsag could finish his words, the self-centred and arrogant Har Hianas was already raging. He pounded on his throne, scolded his seer in a very humiliating way and immediately ordered Buh Chagaan to capture Hongor.

“刚愎自用”作为中国古代成语,指倔强固执,自以为是;形容十分固执己见,不考虑别人意见。仅仅四个字就完全展现了哈拉·肯尼斯的自我自大的人物形象。“刚愎自用”作为联合式结构短语,在翻译过程中最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并列结构

短语。根据这样的翻译的目的,译者将其译为“self-centred and arrogant”,符合并列的形式。同时,译者还采取了增译法,加强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刻画。“刚愎”指“强硬回执”,“自用”意为“自以为是”。译者采取“self-centred”(以自我为中心的)和“arrogant”(傲慢的;嚣张的)两个词来描绘哈拉·肯尼斯的性格特征,充分地表达了文意。

中国古代汉语除经常使用四字成语外,俗语也是较为常见的。而中文的俗语和英文中的俚语表达有很大的不同,也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表现形式。为了达到便于译文接受者明白原文本的含义的目的,译者通常需要在对原文充分理解的基础上,遵循其特定的目的,译出贴切原文意思的语言。如原文哈拉·肯尼斯将他的占卜师纳仁·康斯奎“骂了个狗血喷头”,如果直接翻译其包含的“骂”、“狗血”、“喷头”等意象,就难以使英语文化背景的译文接受者准确理解其核心含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意译法,将“骂了个狗血喷头”译为“scolded his seer in a very humiliating way”,形容其言辞刻毒,大肆辱骂。这样的表达和用法符合英语文化习惯,能够使读者准确理解原文意思。

#### 3.2 连贯性原则

连贯性原则为译者在对原文进行翻译时,要尽可能地做到连贯通顺,并且符合译文的表达习惯和语言特征。至少译本在读者看来必须是连贯的、故事情节或上下文承接都遵循连贯原则,最终也是在为目的原则服务,连贯原则是目的原则的基础,目的原则是连贯原则的最高表现<sup>[5]</sup>。何德修先生《江格尔传奇》的译本中主要在词汇选择和语言表达习惯体现连贯性原则。

例3. 洪古尔法术失灵,被拖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所经过的草原,犹如绽开的一朵朵玫瑰花。

译文: He attempted to cast a spell, but it failed to work after he repeated it several times. After being dragged on the ground more than a dozen Baraa, he was already critically injured with his skin torn and flesh showing. The grassland on which he was dragged through was covered by blood and was as red as roses in blossom.

“洪古尔法术失灵”在中文的表达习惯中可以将其视为“主谓结构”,而译者采用“He attempted to cast a spell, but it failed to work.”这样的并列句结构,显示出洪古尔在做法术但是没有成功的转折关系,将其在逻辑上变得更加合理,使整个句子读起来也通顺合理。

“洪古尔被拖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可以看出洪古尔在法术失灵之后所遭遇的不幸悲惨经历。“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是洪古尔被“拖”的结果,表现得十分生动形象。在翻译过程中,何德修先生将“洪古尔被拖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翻译为“After being dragged on the ground more than a dozen Baraa, he was already critically injured with his skin torn and flesh showing.”“He was already critically injured.”是洪古尔被拖拽之后的结果,把“皮开肉绽,遍体鳞伤”作为洪古尔受伤之后的一种状态译为“with his skin torn and flesh showing”。这样的翻译过程体现了英语语言的特征,没有将“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视为洪古尔受伤的结果,而把其作为一种状态用“with”结构来翻译。译者这样做完全是基于英语语言的表达习惯,符合英语语言的语法结构,使文本变得

更加连贯通顺,便于译文接受者的阅读与理解。

例4. 萨纳勒也不甘落后,说:“还是让我去吧,我的手闲得发痒了。”

译文: Sanale did not want to stay behind and said, “please give me the chance. My hands are itching after being idle for a long time.”

形合与意合是英汉两种语言在组织手段上的重要区别。英语注重形合,善于借助语言形式手段来实现词语和句子的连接,属于语法型语言;而汉语则重于意合,多借助词语和句子内在隐含的逻辑关系来实现连贯,注重词汇意义和彼此间的语义联系,属语义型语言<sup>[6]</sup>。也就是说,汉语重语义,在组织文本时,只要做到语义合理,就能清楚地表达特定的含义,因而关联词或表达关系的词语被大量的省略。因此,为了达到句意连贯的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补充出隐去的关联词和其他成分,形成连贯通顺的译本。

译者在翻译萨纳勒说的话“我的手闲得发痒了”,充分考虑英语作为形合语言的特征,将其翻译为“My hands are itching after being idle for a long time.”,用“after”这一连接词使隐形衔接变为显性衔接,体现出“手发痒”和“闲”之间的关系:“手发痒”是由“闲”引起的。这种表达习惯符合英语语言特征,在语义上也更为连贯。

### 3.3 忠实性原则

忠实性原则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不能凭空想象,瞎编乱造或根据自己的想法篡改原文本来的意思。忠实法则赋予译者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但译者作为主体受忠实法则的制约,译者所使用的方法必须忠实于原文内容,主观添加的内容将会破坏原文风格,也可能会导致内容要素的扭曲、误解、变形、删节等<sup>[7]</sup>。究其所以,忠实性原则也要服从服务于目的原则,忠实的程度也取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目的。

例5. 女人见萨布尔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样子,指着前面说:“你从那条路一直往西走到一座红山前,就是哈拉·肯尼斯的宫殿。不过这条路有不少的岔路和寸草不生的戈壁滩,而且还有沼泽地,不小心就会被陷进去。”

译文: The woman looked at Sabar, who was smiling and kind, and pointed ahead and said: “You travel westward along this road to the a red mountain, the palace of Har Hianas is ther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junctions on this road and also the lifeless Gobi desert and a swampland. You might be trapped in them if you are not careful.”

四字成语是中文常见的表达习惯,其结构简单但内涵丰富,如何将四字成语忠实准确地翻译成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语言,是我们翻译中经常需要考量的问题。为了避免冗余和重复,我们经常采用减译法进行翻译,同时做到忠实于原文。在翻译萨布尔的神情“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时,何德修先生就采取了减译法同时做到忠实于原文的原则,将其翻译为“smiling and kind”,简短的三个词就将萨布尔的形象描绘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充分地展现了原文所表达的内涵。

译者在翻译“寸草不生的戈壁滩”时也采用了上述原则,本来“the lifeless Gobi”就能准确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但译者又加上了“desert”一词,形成了“the lifeless Gobi desert”,更加

全面深刻的表现出经过哈拉·肯尼斯的宫殿时的艰难险阻。“Gobi desert”特指中国西北部和蒙古地区的沙漠戈壁,这一短语的使用暗示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部落草原和戈壁壁上。译者这样做不仅做到了忠实于原文,还暗含翻译的目的,使译文接受者更能了解民族文化,起到弘扬民族史诗文化的效果。

例6. 哈拉·肯尼斯不知是计,跟在后面紧追不放。待他要追上时,江格尔突然反身抖动长枪,那枪如金蛇狂舞、蛟龙出海,照着哈拉·肯尼斯的面门刺来。

译文: Har Hianas did not realize it was a trick and chased after him. When he was about to catch up with him, Jangar suddenly fought back. Like a dancing snake and an emerging dragon from the sea, the spear was pointed right at the face of Har Hianas.

译者在翻译“金蛇狂舞,蛟龙出海”这一场景时,合理恰当地处理了“金蛇”、“狂舞”、“蛟龙”、“出海”四组意象,将其翻译为“Like a dancing snake and an emerging dragon from the sea”,虽然没有完全体现出“金”和“狂”两个意象,这是译者出于翻译目的,形成符合译文接受者的凝练简洁的语言,但也能够忠实地展现出江格尔面对哈拉·肯尼斯时的英勇斗争的画面。这样的翻译策略才符合目的论指导下的忠实性原则。

## 4 结语

《江格尔》作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文艺,其英译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化对外传播的质量与效能。笔者在文本中以目的论为指导原则,通过大量的实例赏析、剖析何德修先生所编撰的英译本《江格尔传奇》体现的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忠实性原则。由此看出,何德修先生所编撰的英译本主要采用了增译法、减译法和意译法以达到翻译的效果和目的,运用符合英语语言特征和英语语法结构的表达,动态中生成《江格尔传奇》这样的可读性强、易于理解、表达连贯的文本。

## 参考文献

- [1] 邓海涛. 翻译目的论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3(6):135-139.
- [2] 袁悦. 目的论视角下《岳阳楼记》德译本赏析[J]. 今古文论,2022(20):104-106.
- [3] 冯静,屈玉丽. 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传承与发展[J]. 文学教育(上),2021(9):154-155.
- [4] 赵阳. 从目的论看电影《夏洛特烦恼》中字幕翻译策略[J]. 海外英语,2021(24):70-71+77.
- [5] 李建平. 翻译目的论视域下英美经典影片片名汉译探究[J]. 文化学刊,2021(12):44-47.
- [6] 何静. 英语翻译中的形合意合——以张培基所译朱自清《背影》为例[J]. 英语广场,2015(3):34-35.
- [7] 黄林,司国庆. 《江格尔》论》英译本评介[J]. 文学教育(上),2021(6):164-166.